

## 青葱岁月里的火焰

□马国福

诗人纪伯伦说过“诗歌不是一种表白出来的意见。它是从一个伤口或是从一个笑口力涌出来的一首歌曲。诗人不过是从骷髅中长出的一株百合花。”

1997年我从青海乐都的农村考到古城西安上大学。那时我每月的伙食费不到300元,每月花在写作上买书的钱将近100元。在纯真如青葱的大学里,我酷爱诗歌。也许是血管里流着农民的血,我特别喜欢乡村题材的诗歌,后来一位作家老师给我们推荐了海子的诗歌,他让我们有空的时候多读读他的诗,心灵肯定受到一次乡土抒情的洗礼。

大凡在大学里学习中文且酷爱诗歌的人都把海子作为偶像崇拜。在那多愁善感忧郁的纯真年代,如果没读过海子的诗肯定显得很浅薄。每当有空上街时我的首选地点是书店。有次周末的中午我冒着37度的高温,徒步走遍了整个城南大大小小的书店,我还是没有找到海子的诗集。我口干舌燥,没舍得买一根两块钱的冰棍。背上的汗水一阵一阵像水一样湿透了我的汗衫。我心中只有一个信念:宁可不吃饭也要买到自己心中明灯一样召唤我的海子诗集。午饭时间过去了,我仍然忍着饥饿找寻着。一直找到下午我还是没有找到,最后只好空着肚子疲惫地回到学校。

路过校园书社时我看到新书快讯后发现校园书社进了《海子诗全编》(上海三联书店出版),定价为47元,足够我一星期的伙食费。一看到黑色封面上《海子诗全编》五个凝重的汉字,我的眼泪夺眶而出,瞬间血液加快奔突,心仿佛被针猛地扎了一下,那是一种幸福的疼痛。至今,当时的一幕我仍刻骨铭心。当时我身上没有那么多的钱。这本书书社里只进了两本,我怕被别人买走,拿过书交给售货员,让她等我一会儿,我去拿钱,出门时我再三叮咛她千万不要卖给别人。我赶忙跑回宿舍,边跑边回头,总担心书被别人买走。那几天我的伙食费正好青黄不接,我狠下心来向舍友借了20元钱买下了那本书。那天晚上我花了六毛钱买了两个馒头就着白开水当晚餐。我提着馒头踏上书扎进了自习室,那天晚上尽管我没有吃到可口的饭菜,但我心里始终洋溢着不可言说的幸福。读到海子几首关于麦子、父亲、爱情的经典诗歌,想起我那顶着烈日在远方的麦地劳动的父亲,我流泪了,为海子的诗,为我艰辛的父亲,为我没有坚实的物质为基础的文学梦想。后来为了那本书我整整吃了一星期廉价的“非洲菜”。

大学生活是清贫而又充实的,在那段清贫的岁月,我一直期盼一眼清泉汨出的欢愉,为了写作的梦想,是什么修饰了我的青春?而我头顶的灯盏早已点亮了黑夜!我把海子当作一位顶礼膜拜的兄长,那时我特别活跃,担任校文学社主编、记者团记者等职。每当我晚自习时,我和记者团的同仁们经常聚在校报谈诗论赋,常常为一个词一句诗争得面红耳赤,我们以校报为家,我把那本书推荐给社友,他们争相阅读,在这个精神家园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;每当宿舍里熄灯后,我经常点着蜡烛挑灯夜战,写诗、看书、组稿、校对,眼睛困了我就到水房洗一把冷水脸提神,要不就是抽三块钱的长沙烟。舍友们沉浸在酣梦中打着幸福的呼噜,他们的咬牙声、呼噜声、梦话丝毫没有影响我看书写作,我沉浸在《海子诗全编》带给我的巨大幸福中,时间过了午夜一两点我还浑然不知。

《海子诗全编》陪我度过了短暂寂寞而又充实的大学时光。想想尽管海子卧轨自杀为诗歌殉身,但他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是一个事件,而是一种悲剧,正如粮食和酒的关系一样,这种悲剧把事件升华为了精华。他不仅仅从文本上影响了我的阅读,更重要的是他让寂寞的我深入到乡村的枝丫,泥土的核心,用文字一步一步走上了写作的殿堂,用文字一笔一画垒起了自己灵魂的巢穴,培育心灵的百合花。

作家林清玄说过“三流的化妆是脸上的化妆;二流的化妆是改变体质,睡眠充足,注意营养与运动,使皮肤改善、精力充沛,比脸上的化妆有效的多;一流的化妆是改变气质,多读书、多欣赏艺术、多思考,对生活乐观,显示出生命的高雅”。

读书让我们的灵魂接近自然,保持灵魂真实的一面。读书让生命更辽阔,诗歌让生活更高贵。

419

“百度”作为专名,我们已司空见惯。据说这个名目是有典故的,来自辛弃疾词“众里寻他千百度”——“众里寻他”,正呼应其搜索引擎的功能。如此,“百度”之名倒是文化含量的。

可与相比的,我想到一个:露华浓。英文原名Revlon,为化妆品品牌,中译名出自李白写杨贵妃的名句“云想衣裳花想容,春风拂槛露华浓”,用来做化妆品的冠名当然极贴切,堪称神译名了。

420

宽泛地说,有两种历史书写:政治史、文明史。

在政治史里,永远能看到人类的阴暗和堕落;在文明史里,永远能看到人类的光荣和进步。

相对来说,古人更重视政治史,现代人更重视文明史——古人在历史中寻找教训,现代人在历史中寻找信念。

421

当我犯了小错误的时候,时常会提起九方皋相马的故事。

九方皋是比伯乐还要高明的相马大师,等闲就能发现千里马,可是,却连马的颜色也弄不清楚。

我想,做学问也有些像九方皋相马。我们都应该,做学问要严谨、严谨、严谨。但这

## 反读书记(一四六)

□胡文辉

其实只是对初学者来说的。对高端的学者来说,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,客观上很难在学问的任何层面都保持高度的严谨。凡大处用力的,小处就难以滴水不漏;反之,凡小处用力的,大处就可能乏善可陈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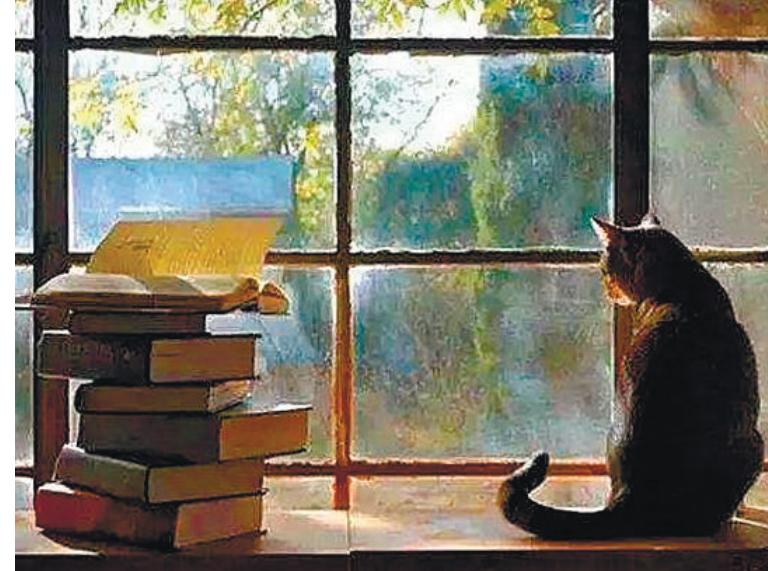
唐德刚不是学院派的史家,在援引史实时颇有错误,因为他关注的重点不在个别的历史细节;甚至钱锺书,在引用文献时也不无疏漏,因为他关注的重点不在个别的文本细节。

422

越是终极的问题,越是“大哉问”,就越是难以作出回答。

科学至多能回答“怎么样”的问题,而无法回答“为什么”的问题。

### 读书如此美丽系列之四七五



#### 新书快递

##### 钱锺书琐话

钱之俊著  
黄山书社

本书系作者在本版“灯下谈钱”专栏的文章结集,以钱锺书生平与思想中一些重要关键点为中心,逐个澄清以往传记中的讹误,还原了一些钱锺书生平的重要史实。在查阅了大量史实资料的基础上,作者对过去的讹误予以更正,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研究意义,向社会展示一个更真实、更全面的钱锺书个人形象。

#####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诺顿注释本第一卷

[英]阿瑟·柯南·道尔著  
[美]莱斯利·S.克林格编著 刘彬等译  
湖南文艺出版社

本书著名“福学家”莱斯利·克林格花费近30年编著的福尔摩斯注释本,被《华盛顿邮报》赞誉为“没有比《福尔摩斯探案全集诺顿注释本》更好的福尔摩斯探索指南了”。在本卷中,克林格将1891年至1893年首次发表在《海滨杂志》上的系列故事(即后来出版的单行本《冒险史》和《回忆录》)结集整理,内容涵盖福尔摩斯探案生涯的早期时代。正如一位作家所言:“这正是我们翘首以盼的作品:所有的歇洛克·

福尔摩斯故事,加上注释,富有知识性、趣味性和启发性。”

##### 王子出游记

[英]塞缪尔·约翰生著 水天同、蒲隆译  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塞缪尔·约翰生是英国百科全书式的文坛巨子,他一生只写了一部小说,就是《王子出游记》。这是一部哲理小说,以阿比西尼亚王子逃出幸福谷、周游世界的传奇故事为主线,讨论了人生的苦与乐、家庭与婚姻、生与死等问题,文字典雅而不滞重,笔锋生动而不刻薄,不愧大师风范。水天同先生是20世纪中国学贯中西的大学者,翻译此书时已年近耄耋,身体状况欠佳,未及重看校样即溘然长逝,故成书舛误较多。现译文经资深翻译家蒲隆先生校订,推出新版。

##### 30岁的反击

[韩]孙元平著 朴正敏译  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在似乎败局已定的30岁,一件意外的小事在金智慧沉寂的生活中激起波澜,从此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。一张匿名的纸条,一道无意义的涂鸦,一场精心策划的恶作剧……在一次次看似微不足道的反击中,她的想法和人生轨迹也逐渐发生了变化。

### “我觉得自己好像是爱上他了”

□钱之俊

比钱锺书早入大学的杨季康,虽自称从未谈过恋爱,胆子显然大得多,她热情、大方、聪明、娇俏,在开始和钱锺书的交往中,她居于主动位置。“杨姝本东吴高材生,趾高气扬,目空一切,及识锺书,不禁目为之瞪,口为之服,心为之折矣。”(许振德《忆钱锺书》)

蒋恩钿一直有意撮合钱锺书与杨季康在一起,先前她是在给杨季康的信中夸钱锺书,现在人在清华,更是铁了心地当这个月老。杨季康要补习法语,蒋恩钿就介绍钱锺书给她补,还大大方方把杨季康带来给同班男同学认识。钱锺书好友常风因此见到了她:“我们班有位女同学名叫蒋恩钿,是苏州人……有一天她带来一位女伴。锺书告诉我那个女同学是从东吴大学来的,她和蒋恩钿是中学同学,她现在住在蒋恩钿的房间里,这位女同学后来跟我们一个班上课,她就是杨季康。她要补习法语。蒋恩钿介绍钱锺书给这位杨季康补课,他俩就有了交往。”(常风《和钱锺书同学的日子》)

杨季康开始主动追求钱锺书。即使他们不在一个年级,她也想方设法亲近钱锺书,使得锺书君“震惊失色”:“杨本习政治者,为增加亲近锺书计,特选修外文系课程二,犹忆每次上课,杨必先于门前窥视,见锺书在座,则欣然而入,状甚自得。钱兄则面红耳赤,垂头无语。”(许振德《忆钱锺书》)

为引起钱锺书注意,她不惜提前交卷:“复忆某次十九世纪文学考试,杨姝首先交卷,状极得意,温师源宁于惊奇中取而阅之,竟失声呼曰:‘此卷太劣,无法及格。’钱兄红云满面,全班同学为之愕然。钱兄为温师得意高足,其后得知钱杨两人微妙关系,颇悔失言,然杨姝则获安然渡过难关矣。”(许振德《忆钱锺书》)

据晚年杨绛自己对人解释,她是由于西洋文学基础缺乏,有次测验很难作答,干脆交了白卷,温源宁印象不佳,对得意弟子钱锺书说:“Pretty girl往往没头脑。”(《听杨绛谈往事》)

钱锺书不是书呆子,哪里招架得住。自和杨季康交往后,他彻底沦陷。在杨季康清华的这个学期,他们陷入了热恋。除了约会,钱锺书还几乎每日一信,让人送至古月堂。也是在这期间,他写了大量情诗。

吴学昭问晚年杨绛:“您俩都是无锡人,用家乡话交谈?”杨绛说:“大约讲国语,不讲无锡话,没那么亲密。”她对当年的浓情蜜意念念不忘:“我们只是互相介绍书,通信用英文。那时清华园内有邮筒,信投入邮筒,立刻送入宿舍,通信极便。”“他的信很勤,越写越勤,一天一封。”“他也常到古月堂约我出去散步。我不走荷塘小路,太窄,只宜亲密的情侣。我们经常到气象台去。气象台宽宽的石阶,可以坐着聊天。后来有一学生放气球测试气象,因电线杆上的电线坏了,气球的线碰上电线破损处,不幸触电身亡。死人躺在那儿,我们害怕,就不再去气象台;以后也走上荷塘的小道了,两人也开始像情侣了。有时我和恩钿、袁震散步回家,我就知道屋子里准有封信在等我,我觉得自己好像是爱上他了。”(《听杨绛谈往事》)